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七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氷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投分三十載枯榮同所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賦也淮南子曰木落而知天下之秋瓶氷而知天下之寒弱齡猶云弱冠也謂少年之時光景光輝也鴻鸞鳥之大而能高飛者喻元六也投分言其志之相投也三國阮瑀為魏武與劉先主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李善註云分猶志也鑷摘髮之器也鑷白者摘去其白髮也壯髮黑髮也所歡謂所

愛之人也陸機詩云悠悠懷所歡○此李白於鍊藥院鑷白髮而贈元林宗之詩也言天寒木落瓠水生氷桂枝拂雪歲云暮矣景物撩人未免懷我之故舊也蓋自少年曾接光輝即有高山仰止之思志欲矯翼以攀鴻鸞將附下風是我之志也志同道合意氣相投三十年矣出處枯榮無少間異君若鴻鸞之高飛已在青雲之上我則滯於塵泥之中長吁遠望邈不可及鑷白相看我已老矣秋顏入於曉鏡而黑髮凋

於危冠侵尋歲暮一無所成柰之何哉

窮與鮑生賈饑從漂母飡時來極天人道在豈吟嘆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

管仲韓信事見前極天人者言得天得人而道大行也樂毅本燕臣以不用而適趙蘇秦說韓惠王曰鄙諺云寧爲鷄口

無為牛後惠王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〇言我雖貧賤而不見用而可用之具則在於我方其未遇之時如管仲之營商以自給韓信之寄食以自資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及至時來運亨得乎天人極其際會之盛一旦加諸百姓之上榮出一人之下富貴尊榮舉天下莫能望矣夫道者致用之具也道在吾身身在則用有餘矣一時窮困何足嘆乎且如樂毅之適趙言不從計不聽乃舍燕而適趙耳蘇秦之說韓言必行計必聽遂能合從以擯秦也一卷一舒其機在我功名富貴可自取也豈終困窮而已乎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遭逢聖明主敢進興

巨言

賦也謝安初隱東山或謂之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後為太傅令謝玄破秦苻堅師百萬於淝水上丹霄喻禁地也○此白書情以贈蔡舍人言我嘗謂謝太傅為高矣携妓東山歌舞自適若將終身焉者及為蒼生而起垂紳正笏於朝廷之上以談笑而却強敵破苻堅之百萬安元元之黎庶其功可謂大矣斯人也隱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乃後世所宜師法者也我亦愛之而不忘思欲翻飛於丹霄之上置身於廊廟之間冀有所立効其尺寸之勲垂芳竹帛之上幸遇清朝際此明主故敢露忠誠進讜言陳興巨決治亂將以答吾皇之眷顧以仰裨於萬一耳

白辭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

關殺人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開昏氛泰階得夔龍桃李滿
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横草功虛負雨露恩聊謝
雲臺閣心隨天馬鞍

詩小雅青蠅刺讒也青蠅能汚白使黒白頭吟云黙白信青蠅又歐陽公詩云玉上青蠅生一箇皆謂其能變亂是非冤屈也梁園在睢陽界梁孝王所築東苑方三百里内有竹園兎園猛犬喻讒賊之人也九關天子之所居也泰階謂三公也夔龍賢臣也桃李喻賢才也索珠採芳喻求賢也横草謂戰伐也漢終軍曰愧無横草之功天馬天子之馬也雲臺見前○言雖被讒而去志猶不忘乎君与璧受玷既成冤枉一朝去國又客他鄉盖遺力士貴妃之譖賜金而還山也既而不幸陷於永王之禍羣議沸騰必欲見殺卒蒙天子之聖明

回光垂照得雪其枉以開再生之路斯時也宰相得人賢材布列野無遺逸之士舉天下之英豪皆為吾皇之所任使也以我不肖又無戰伐之功虛蒙再造之恩殺身報國無階可進跡雖謝乎雲臺不得備乎將帥之列心則繫乎戎馬而欲効此馳驅之勞不敢自愛以負吾君也

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飇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綵五湖棹烟濤恣崩奔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愁奈何

夫子指蔡舍人也王佐王者之佐也復誰論者言無人可與言也緬遠也弱植言其所立之不固自謂也援攀也黃鶴喻子陵也○言舍人有王佐之才出乎時流不日可以登雲於廊廟如六翮之遇層飈即當高飛而遠舉也我則謝迹雲

臺縱遊於五湖之煙濤矣夢釣桐江遠想子陵之英風雖千載之遠猶有存者彼乃天子之故人以客星而隱遁誠百世之高士也我以弱植卑劣甚矣安能望後塵而攀其逸駕乎徒尔仰慕之拳拳迴首長歌之不已然而古人不可復作如黃鶴一去不再來矣臨清風而踟躕抑抑與愁奈之何哉亦將尋古人之遺蹤飄然以自適耳

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挼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閒時田畈中摻背牧鷄鶩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何以知我不知魚之樂天和人所禀於天地中和之氣也挼汨瀟湘洞庭武陵俱見前○言我之被讒見黜乃縱棹遠遊浮瀟湘過

洞庭如莊子觀魚於濠梁怡然自適其天和不必如屈原之迫切投於汨羅而自喪也或於閒暇之時行於田畝之中搔其背養牧其鷄鶩隱居日用之常此外無所營矣此別之後君如訪我當於武陵之地桃花之源以相求也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隄客曾上山公樓開窓碧嶂滿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

賦也大隄地名在襄陽屬荊州山公山簡也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有山公樓碧嶂峴山也滄江漢水也拂鏡者水色之映乎鏡言其近也韓朝宗為荊州刺史好賢禮士時人為之語曰生不願封萬戶侯惟願一識韓荊州此地謂襄陽也夫子謂馬少府也○李白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謂我

昔日曾客大隄遊於隄上上山公之樓矣其樓面對峴山而

碧潭滿窓下臨漢水而江流拂鏡斯時也適韓公之鎮乎荆

州我嘗服高冠佩雄劒長揖以謁見矣君適官此我得相會

聚首不久而又別去今者各天一方未免追憶於舊遊矣

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

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

雲浮易散也功名若雲浮者言其散而無成也羊叔子喻焉

少府也○言昔日同遊今時相憶君方年少而我已老矣壯

志蹉跎功名不就歸心形於夢寐之間而春愁懸於落日之

下勝地難逢舊遊不再念彼故人徒尔興思君乃今之羊叔

子也我亦為君望峴山而墮淚矣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賦也梁園者梁孝王之園也玉樹者雪中之樹也○李白對雪以詩獻于從兄言昨夜遇雪我居旅次無衣無褐何以禦寒兄方食祿而錦衣重裘固不知弟有若是之寒也雪中之樹皎如白玉我行庭中見此玉樹未免為之而斷腸何也因樹而憶連枝之人也夫兄弟者一本而生如木之枝實相連者觀雪中之木念連枝之人弟之寒也兄可不知之乎

贈崔郎中宗之

胡[illegible]拂海翼翱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

[illegible]也沙朔北方沙漠之地河洲河中可居之地也飛蓬々之[illegible][illegible]隨風而飄轉者也舊丘舊所居之處也○此李白贈崔

郎中之詩内多自敘之辭言胡鴈拂翼於北海之上翔鳴於素秋之時鷩辭沙漠将欲南歸乃飄蕩於河洲之上有如飛蓬之人久為覊旅之客倚浮雲而遠望懐舊丘而思歸也蕩然復何所止哉

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劒目極心悠悠歳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

目極者望舊丘也〇言日落水流光景易邁倚劒長嘯遠望舊丘目力既竭心亦悠然而遠思也今者胡鴈鳴秋歳又暮矣我将歸來乎富貴不可以妄求也有命存焉豈可求而得哉不如安分之為愈也

仲尼七十說歴聘莫見收魯連逝千金珪組豈可酬時哉苟不會草木為我儔希君同携手長往南山幽

說即所謂遊說也莊子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熟知其故矣以經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鈎用注鈎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珪仕者所執之珪組綬也草木為儔隱也猶云與木石居也○承上言我之遠遊而欲返于故丘者知富貴不可以妄求也且如仲尼大聖歷說七十餘國終以不遇而去未有見用之者仲連高士不受千金之贈珪組豈得而酬之乎是知上之遇與不遇各自有時時爲不遇則當退處於深山之中與草木為儔不可枉求以取辱也我之不還亦將返吾舊丘與君携手以同行長徃南山之幽以遂吾之隱避可也○按遊說之事賢人且不為况聖人乎莊子寓言造端於前而劉向說苑又述於後李白從而和之三子者才雖有餘而智皆不足以知

聖人爲其未聞道也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倐忽凌九區何年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飜覆前期難豫圖希君一翦拂猶可騁中衢

比也綠驥驥之毛色蒼黃者也天馬神馬也相傳産於西北渥洼水中龍之精也漢天馬歌云天馬来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又云天馬来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故白云西北至走東南也翦拂者翦其焦毛而拂拭之也劉孝標云顧盻增其價直翦拂使其長鳴中衢大道也○此李白贈崔諮議而以驥自比也言綠驥本是天馬非人間所有者豈伏櫪之駒乎向清風而長嘶歷九州於倐忽是天馬也出自西北之渥洼

遠在萬里之外未知何年涉流沙歷無草走東南而入吾中國也若逢識者之顧眄則當增其倍價矣然世道翻覆有識者稀前途茫昧固難必其有無也遇與不遇亦未可知今幸逢君即為知己者矣猶良驥之遇乎伯樂也所望於君者剪拂其毛鬣長養其精神即可使之奮迅騰踏過都歷塊以騁中衢一日而千里也否則終為伏櫪之駒矣後何所望乎○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臣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賦也昇州即金陵也唐為昇州六代即六朝吳晉宋齊梁陳也皆都金陵三吳者吳郡吳興丹陽也吳郡即今蘇州吳興今湖州丹陽今鎮江佳麗者謝朓詩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

王州巨海者昇州東極于海也一邊者四方之一面也金陵西帶長江江自蜀山以至于海孔明送吳使者云萬里之行實始於此史記公子無忌救趙而用侯嬴之策事見前○此送昇州王使君言昇州乃六朝之舊都三吳之故地實江南之要衝也惟賢人可以當此重寄天子乃借君之高名以為一方之屛翰也且昇州之地阻海帶江付託得人則巨海靜於一邊而無揚波之警長江清於萬里而有天塹之險夫天子得人則天下安賢人得友則功業著如公子無忌之救趙用侯嬴之謀則一戰而成功故凡謀國者必資於賢才也君如用人豈棄我乎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泰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

相不減魏陽元

賦也魚目魚之目圓白佀珠者也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佀珠璵璠即璠璵美玉也左傳季孫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歛明月珠也張景陽詩魏雖誇璵璠魚目笑明月天門天子之門也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幼少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司徒○此李白贈別從甥高五内多自敘之辭首則美從甥也蓋天下之貴者莫如珠玉佀是而非者不足為珍矣故魚目與珠類雖相若而貴賤實不同故雖高如太山不如一璠璵也璠璵不及而況珠乎賢甥即明月之珠也論其所直不啻萬金則声價動乎天門而光輝略於上國魚目固不足道又豈璠璵之可比乎賢甥即此明

月之珠誠為希世之寶能成吾之宅相者當不減於魏之陽元也

自顧寡籌畧功名安所存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猿擲巾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為報故交恩

自白自謂也籌策畧謀也存在也五木樗蒱也史劉裕樗蒱一擲百萬罄金報恩李白上裴安州之書可見矣○此李白之自叙也言賢甥雖能有光於我我亦窮困甚矣籌略既疎功名不就不如劉裕之五木一擲而得百萬栖栖然若窮猿之見繫不得以自展也驥駿馬以待嘉賓散黃金以報舊恩我以寡籌而致窮困如此視賢甥誠有間矣

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飛與爾共飄颻雲天各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

慙惋

唐隴西郡在隴山之西朝始也漢書三朝受圖謂歲朝月朝日朝乃元旦也錯莫即落莫也惋枉也慙惋言愧其枉顧也

○此叙相別之情言聞吾賢甥有隴西之行使我心竟為清淒然自悲吾與賢甥俱客他方飄零歲暮無有定居且江水之流猶有迴轉之處此心之抑抑者安可以盡論哉家貧之物以將情實羞見乎佳客也語拙不能於簡當亦自覺其辭繁矣當此歲首之時猶是寂寞之境留君一飯徒尒增我之腆顏而勤君枉顧之勞矣

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非夫非丈夫也左傳曰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謂以閹人為

軍師而非丈夫也契闊相遠也倪際也莊子云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包括者言色舉而囊括之也○復自敍其平生之所抱負言我自笑非真丈夫也生事契闊一無所成憤世閔亂之心久蓄于中復向何人以舒豁乎夫天地之大一浮雲也此身之眇直毫末耳吾將究天地之始終而大觀之則忽然之間有以見其廣大之至侶無端倪之可尋也然吾此身即同天地一腔之小可以包括乎太虛矣是則萬古同一時天地同一身大觀若此功名富貴不足論矣

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雲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源水桃花流

衾被也裯襌被也楚越言其相遠衾裯言其同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桃源見前○言丈夫事業當

以天下爲度古今爲期一時離別何足道哉雖當臨岐不必愁也苟能同心同德以肝膽相照而無楚越之分雖有山河之隔若處衾裯之内固無彼此之殊也賢甥此去或遇明君因材取用成功之後倘若訪我須於瓠花之源是吾隱居之地也

贈裴司馬

翡翠黄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

比也以美女而自比也翡翠金縷舞衣之飾也光輝容貌服飾之盛也○此李白贈裴司馬之詩而以美女自喻言美女者善於歌舞翡翠金縷繡成舞衣光輝艶冶絶世所無若非雲間之月誰可與之爲比倫哉譬之材俊之士超羣出類宜爲舉世之無雙者矣

秀色一如此多為衆所識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

歸者言其失寵而歸於家也○承上言美女秀色如此多為衆女所妬羣起而訕謗之無所不至則君心為之搖惑移昔日之恩情而為今日之疎薄矣值此秋風之時冷落之際失意而歸遥望君門有如萬里以比士之在朝者為羣邪所嫉君心不悟而見逐遂至擯斥於遐方也

愁苦不窺隣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影微十日不滿匹蓬鬢亂若絲

流黃機未詳○言既失寵而歸無顔見人乃自含泣躬執機杼之勞意欲不廢女工以自遣也又值天寒而夜長手冷而燭微旬日之久不能滿一匹蓬鬢有若亂絲亦不暇於自理也以比士之失寵而歸者徬徨困苦有不能以自存者矣

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憐愛也容華者容顏之華美者也子建詩云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君謂裴司馬也陸機詩云巧笑發皓齒李長吉云皓齒歌盖婦人之笑與歌皆啓其唇而齒白外見也○言雖辛苦而蓬鬓若絲其秀色猶有可愛者容華之美舉世罕有今者向君歌笑以中情相託君必見憐苟不以讒妬而見棄我將與君同一心以諧老矣以喻已雖流離困苦猶有材能技藝之可取未為全可棄者雖不獲寵於天子猶可納交於朋友也君豈遽棄我乎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照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鞴屈雖百里鵬鶱望三台

賦也茂宰賢宰也天枝天子之宗支也清秋月喻其清明也吳王起臺於姑蘇故曰吳臺屈蠖如蠖之屈而未伸也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落筆操刀鵰鶚俱見前〇此李白贈義興宰從孫銘言天子之念乎斯民也欲得賢宰以司邑政乃選於天潢之內得此英俊之才朗然如清秋之明月光輝潔白無纖翳者孤高特出然乎姑蘇之臺則百里之內皆囿於清光之下矣落筆揮洒乎文章有如綺繡之美麗操刀裁割乎庶政有如風雷之鼓動今雖蠖屈暫居一邑終則鵰鶚可望三台此百里者豈大賢久居之地乎

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閒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退食者公自而退食於家也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
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
詩云流聲馥秋蘭播藻豊春華陶淵明為彭澤令性嗜酒有
公田三百畝多令種术昭回謂雲漢也詩大雅云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言當政事之暇退食於家之時琴堂向山而開
對緑水而間遼望白雲之往來其文藻之富有如潘岳之在
於河陽杯酒之樂有如淵明之在於彭澤茲二人者皆古人
也所恨不得以見之而思慕之切如仰昭回之天邈然不可
及矣今者幸於義興之宰一見之也

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
恥将奔宛陵道

元惡大憝叛逆之徒安史之類是也書曰象恭滔天謂貌象

恭敬而心狠傲莫漫天然疲人勞人也遺老先代所遺之老人蓋有齒德者也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益往義興之路也會稽恥見前○言當今之時如安史之輩謀為叛逆罪惡滔天不容誅矣疲人殘民傷於瘡痍若竄伏深草之間中國若無人矣邑里蕭條罕有遺老之存者則耆舊凋零於亂世猶若鷺川之下無活鱗也然夷狄猾夏天王出狩猶句踐之棲於會稽可恥之甚矣君欲擔雪此恥將往宛陵之道出宰義興之邑期以一旅之師圖為復仇之舉殫元惡以佐中興可也豈肯以百里之地坐視王室之陵夷乎

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若謳吟農人棄蓑笠蚕女墮簪纓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

相有左右而分首次亞相次相也舊本李白自注云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職以後官則義與嘗以事去官因二公以復職也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觧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左傳晉人請以桑林享晉侯孟桑林乃樂舞之名也應桑林合舞者之節也獨坐猶言獨斷也或云謂亞相為專席而坐即前所云獨坐清天下意同但彼以專席言此以獨斷言也傷激揚者言恐賞善彈惡之太過也神融開襟則又和矣再理者去而復職也莊子云黃帝遇牧馬童子問為天下之道童子曰何以異夫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傾巢破巢也喻迯亡之居也壺漿聚舞簞笥簦皆言喜其再來○言君以英才出膺百里之寄乃能相業所推重者也譬之屠牛焉君能迎刃而解奏刀中音合於桑林之

舞無不適其宜矣然當獨坐專斷之時獎善殫惡之際猶恐
傷於太過則當濟之以和神融而意舒開襟而見情也且宰
相知君復以舊職則絃歌欣於再理而人心無不歡樂者矣
蠹政去其害民有如牧馬之法必須去其害馬者也逃民復
於舊居有如失棲之鳥仍得歸于故巢也合邑之民望君之
至皆壺漿以相迎歌舞以相悅農人則棄其蓑笠女人則墮
其簪纓奔走阡陌之間而極歡賀之意民喜君之再來也如
此是知君之恵澤及於義興者亦已深矣不然焉能得民若
此乎○按簪纓字不獨用於男子盖婦人之笄上下亦有此
飾也簪則釘於笄上而纓則繫於笄下結於喉中宜男子有
緌而婦人當平結之也男女冠笄不同而纓則同但有緌無
緌之異耳故簪纓字於男女皆可用也

歷職吾所聞稱賢尓爲最化洽一邦　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道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盖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

歷職言其前後再任也稱賢者人稱之也後漢趙懿疾邪賦云富貴者稱賢最者首也漢書周勃傳云攻槐里好畤最注云於將帥之中功爲最也一邦則非止一邑矣三江與義興相近峻節高節也方道也通方者通乎道者也揚子云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瀨水流沙上也楚謂之瀨中國謂之磧嚴瀨今在富陽縣○言其再任也凡所歷之職俱有能聲是吾之所聞者也若稱爲政之賢則當以尓爲首出乎衆人之上矣化洽於一邦名馳於鄰境則又不止於一邑矣其節之高也可以貫乎雲霄其道之通也可以致乎遠大能文則變風

俗為詩書好賢則來嘉賓之車蓋尤見其樂道之不倦也且
義興與桐江路相隣近我倘他日來訪于汝而容游義興郎
當釣古於桐江尋子陵之遺迹以挹其遺風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大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
用孰知其指的

橐籥者聚散之義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曰
天地萬物之橐籥也橐籥皆器也橐囊之無底者所以盛物
也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或云七孔吹以出聲者也蓋橐以斂
之籥以出之喻陰陽之闔闢翕聚發散之道也周流者流行
而不息也大易者言為變易之大道也符以竹為之相合而
為信者也媾婚也交媾者陰陽交合也易曰男女媾精萬物

化生騰躍也說文云傳也盖動而相傳合也精以氣言陽也
鬼以質言隂也萬物之所以成形者也的射者之的也○此
李白與柳官廸草創大還以天地與人身之隂陽而論其始
終也言人身肖天地同一隂陽之氣斂之則聚嘘之則散以
天地爲橐籥而聚散同一機也行乎大易之道而周流不滯
則升降屈伸以時而消息也是人身之隂陽即天地之隂陽
與造化者合其元符畧無少異陽氣而隂質氣敷而質受剛
柔交媾男女之道也精鬼騰而男女就則太陽爲男太隂爲
女萬物由此而化生天地之妙用由此乎著矣人與天地本
無二致雖有指的隱於微妙誰復知之皆爲物欲所蔽而或
拘於氣禀者故懵然於日用之間罔覺其所以然也茍舍吾
身之隂陽而求隂陽於天地者是又惑之甚者矣

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執樞相管轄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

羅絡周匝而遍也綿微延長而細也日陽也月陰也雙光者不偏也隻則有所偏矣姹女汞也河車北方之水腎也漢真人大丹訣曰姹女隱於丹砂中漢濮陽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黃金河車可作銀子金肺也水之母也河車之所由生也轅軛所以駕車以行者也樞門所動之機也轄車所運之機也摧伏者有所損傷則隱伏而不見也五行相勝則受尅者為摧伏矣朱鳥即朱雀南方之火心也白虎西方之金肺也相煎者火候之急也苦則不和老則太過皆火候之謬臨爐而不能定其銖兩者也消鑠者融

化也言其銖兩不差剛柔相得而自融化也凝聚也津液者丹之初成聚而為白液也由白而黃黃則堅矣由黃而赤乃成還丹也○此言陰陽之道見於人身者與造化相為流通周行四時而無一息之停綿延微細而無一隙之間與日月相為出沒一陰一陽相配並耀而不孤也蓋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大還之道豈可使陰陽之偏勝乎然人身之陰陽雖具於五臟則以心腎肺三者為至要腎為太陰居乾坤長女之位乃北方之坎水水之初生是猶姹女之乘乎河車也肺為少陰居乾坤次女之位乃西方之兑金水由而生是河車以為轅軛所待以行者也車有轅軛始可以行水非金氣何由潤物腎肺相資其機至隱苟能執其樞而運用之則彼此相管轄子母不相離自然生生之不已一或失其機焉則有太

過不及之患太過者無所制不及者受所制必至於損[illegible]
伏若鳥之傷其羽翼不能以自舉矣安能相生乎三者之要
而又歸重於心肺也蓋火金得宜水自充溢水或不足以制
火則火炎上而太過火盛必至於傷金則金守本宅而不足
以生水金火煎熬遂成苦老苦則不甘老則枯索火強金弱
水無母矣津液何自而生乎火得其宜則金清而水潤金水
消鑠子母相得自然融化以成津液凝聚於丹田之中秘結
於寶鼎之內所謂還丹者於此乎胚胎矣

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
還與道本無隔

髣髴者想像之也明窗之塵豈微者也死灰不然故至寂也
擣冶者修鍊之謂也入赤色由白而黃黃而至於赤也十二

律曆者一歲之周也周則又復始矣大還者丹一鍊爲一轉九轉而爲大還大還則丹成矣故曰還丹陽數九故以九爲度也道即天地陰陽之道隔異也○此言丹之初成凝爲白液之時微細如明窓之塵斂於寶鼎之內寂然不動有若死灰之不復然也體微而靜須弃合而擣冶之煉以文武之火謹其節候而調其寒溫乃變白爲黃由黃入赤閱歷一歲循環用工積累既久則自赫然而成丹矣丹成於內則陰陽之精氣交媾而不散得造化之妙用與天地爲一體矣然則大易之道不在天地而在於我矣我即造化也夫何間然之有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

清都帝居也咫尺近也北酆北羅酆山名在癸地鬼神之所居事見前卷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一曰天機南二星

魁天梁也中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庭府也道藏経云北斗落死南斗上生○言能法陰陽以成還丹則将羽化而飛昇撫天白日凌其倒影上覲清都以入帝居北酆落其死名南斗上乎生籍可以長生而不死矣壽将與天地而同傾也

抑子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縦横世途自輕擲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鸞車速飛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携同所適

子謂柳官也何者怪之之辭也方法也方士者方外之士也荘子所謂遊於方之外者也至漢則以言神仙者為方士如漢武帝時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又如丁義薦方士欒大則方士之名始著於此至唐時則以修錬者為方士矣如云方士柳泌之類是也格等也猶所謂等流也縦横者無所拘滞

也擲棄也玉皇客仙人也鸞車龍騎仙人之所御也許愼云九天者八方中央也○上論大還之事矣此則致詰於柳官而欲其同事也言修煉之徒本為方外之士何為乎而吾子之身亦在方士之流乎以是知子之才術無所不通縱横四達而無凝滯也以若是之才術宜見用於斯世今者尚在方士之流則世無知己之人乃輕擲乎子耳非子之才術有不足也子知求仙而棄俗矣吾亦曉夫損益之道知進之不如退也以故不願金閨之遊思為玉皇之客駕鸞車乘龍騎升九天而遊於清都之內我將與子携手同往隨其所適畧無拘礙凡功名富貴舉不足以介吾意者於世途何足較哉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珎明月特兩逹餘輝傍照人英聲振名

都高價動殊隣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

比也以雙珠比其兄弟也連城者一珠之價而直數城也特獨也特達者獨出於衆也殊隣猶云殊方遠也長楊賦云殊隣絶黨之域箕山許由之所隱風期者未相見而相聞也○此李白贈崔司戶兄弟而以明珠為比也言雙珠出於海底乃希世之珎有連城之價是明月之珠也超然獨出而並耀餘光傍照乎他人君之兄弟才華並秀而光輝外著亦猶雙珠之出海而餘光照乎人也英聲振乎名都則輦轂之下無不知君之兄弟高價動乎殊隣則遠方之人無不知君之兄弟為國之重器也今日與君之相知者豈以同於隱淪有若許由之在箕山而後為相知乎盖於未會之先聞君之風巳相契矣固不待於今日之會面也

伊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

媒謀也所以謀合二姓以成婚姻者也仕者求進亦猶婚者之用媒故曰不自媒簦長柄笠也即今之小傘也龍君象也漢書云攀龍鱗附鳳翼東方朔為歲星之精待詔金馬門為近侍之臣故白以之自喻也時白亦以待詔而供奉翰林密勿者朝廷嚴禁之地也緇黑色磷薄也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旬十日也霜入鬢髮白也白露生秋也○此白之自敘也言我昔日無有接引之媒去為皇都之客召入翰林待詔金門如東方朔之為歲星謫於武帝之左右以布衣侍於丹墀居密勿之地草絲綸之詔才微寵渥

佞倖見嫉而巧生讒謗則白者受緇而堅者被磷不能以自全矣遂至竄逐於遠方與子一別已經十年今幸復會得洽盈旬之樂別久會疏不覺人之易老而清霜入乎曉鬓忽驚時之易邁而白露又生乎衣巾矣聚散無常而荣枯得失之難齊又如此也

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側見者傍覩而不敢正視謙之之辭也綠水亭者綠水邊乎亭也列華茵者延賓也折桂為薪喻濟貧也天路喻高遠也丘山言重大也○此李白言司戶尚義好客而望其加惠於已也謂我之流離在道側見君家之富賓客之盛亭臨綠水

堂列華茵千金散於義士輕財而重交也四座無有凡賓皆一時之俊傑也我將矯惠於君欲折月中之桂以爲寒者之薪庶幾以自煥耳然月桂在天猶恐路遙望之而不可及攀之而不可得徒爲傍人所竊笑也君如我念弗棄寒微肯垂丘山之恩則我之報者亦不淺矣雖至殞身滅性亦不辭也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爲高唐賦

賦而比也李斯宋玉事俱見前○此李白贈宋少府之詩兼言已意曰李斯者自謂也曰宋玉者謂宋少府也言李斯未曾相秦之時窮居無事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且逐狡兔以爲樂也宋玉事楚之襄王見朝雲而望陽臺神女遂作高唐之賦也宋玉以文章而傳君寵其過於李斯之逐兔亦多矣哉

則方於李斯之未遇君可擬於宋玉之才名我亦安敢自望於君乎

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洒青天開豁然披雲霧

晉衛玠見樂廣曰若披雲霧以覩青天綠水曲見前○言君有高才猶伯牙之鼓琴有綠水之妙曲也我嘗聞其曲矣未嘗見其人焉忽然於此相遇如披雲霧以覩青天纖翳不留豁然而見其高明也

葳蕤紫鸞鳥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

此則比也葳蕤文采貌崑山南溟俱見前○言葳蕤哉文采昭明乃紫鸞之鳥也巢於崑崙之山棲於瓊樹之上自謂有所託矣忽尔驚風起自西北撼彼樹枝不容於安棲者則將飄落於南溟而轉徙於萬里之外也我以微才見用於朝不

久而斥逐者又何以異於是哉此則李白以鳳自比乃敘見用而復見棄也

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經濟者經邦而濟世也文中子薛公曰王氏家傳七世皆有經濟之道行路者行道之人言無情也莊子云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分乃天之所定義則人之所稟者也丹素心也猶云丹心素心也廓大也天步天運也詩云天步艱難○言我少時已懷經濟之策素有為國之心以布衣而召用受天顏之寵顧將欲輔佐吾君以康斯世不意青蠅生於白玉讒言加於形躬嫌隙日興君恩遂薄忽如行路之人略無眷戀之意矣然君臣大倫根乎天性分義之明本乎良心一有所

感而見於日用貴乎展盡底蘊披露中情畧無所隱斯可也豈以吾君待之之薄而或貳其心乎今者胡虜亂華中原幾濁天運艱難而封疆日促我將與君洗滌羶𦏁掃清華夏復祖宗之土宇拓大唐之福幀使國步廓然而廣大可也

戲贈鄭溧陽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窓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賦也淵明五柳無絃琴漉酒巾北窓栗里俱見前○此李白用淵明故事戲贈鄭溧陽也言淵明好酒而常醉春來五柳亦不知也畜無絃之琴戴漉酒之巾高臥北窓自謂羲皇上人是皆淵明之高致也吾平生願慕惟恨不得以相親者今溧陽之地即栗里也溧陽之令即淵明也我又何時到於栗

里以見吾平生之所覩慕者乎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

賦也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廢還隸宣州有湖山湖即北湖山即瓦屋山也人有喜怒必形於眉睫之間目色者目視其顏色也溧陽貞女碑云目色以臆授之壺漿言貞女不與交言惟視其顏色也送飛鴻言其視之高也○此李白溧陽懷古言我之遊于溧陽也朝登北湖之亭遙望瓦屋之山但見天氣清明而白露降矣始覺秋風之去而復還也秋去秋來時節易邁有如此夫斯時也客遊未歸託於主人仰視其眉睫之間以窺其喜怒之意因人輕重以為榮辱奈何主人

高視一世而目色遠送乎飛鴻顧眄之下傍若無人旣然不可得而攀也我來溧陽乃羈旅之人耳將有託於同旅者猶恐同旅之不我顧也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闔閭有貞義女振窮深水灣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崒嵂棲猛虎遺迹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凛冽天地間閭閻名若懷霜

吳闔吳之貽闔也貞義女溧陽黃山人史氏之女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擊緜自業三十而未嫁子胥自楚奔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遇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飡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發其

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食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飡之子胥既飡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毋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後子胥破楚鞭平王之屍過瀨上以百金投水報之清光者猶云德輝也披開也披顏者言若見其開顏也○此言懷古也言同旅之人相與嗟嘆勸勉問吾來遊之情意以長安遂客何事遠至吳閶之地不遠千里必有以也我將答之曰為懷古而來也我聞此地古有貞義之女振窮於深水之灣餘光昭昭尚在人目白日之下如見其容顏也人雖已死名則未亡振窮之聲昭於千載然而子胥之窮豈終窮哉及夫違吳之後時運亨通之日

手握重兵以紓宿憤入楚都之內鞭平生之屍忠肝義膽而凛
冽於天地之間聞子胥之名者心若懷氷莫不竦然而戰慄
也士之未遇其困頓如此及其既遇而英烈如彼登高懷古
感慨之情將若之何吾同旅之人亦有如貞義女之於子胥
者乎吾區區之志將欲為子胥之為凛冽者同旅之人其知
之乎

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太行見三卷空城雀下○以子胥之事觀之則知丈夫之未
達也多遭困苦有如行路十步之間九步太行羊腸之險多
阻滯也當此國家多事之秋戎狄猾夏之際世路甚難行矣
我將與君拂衣而去翱翔於萬里之途展平生之宿憤讐復
仇之大義凛冽於天地之間有若子胥之入楚斯可也今日

同旅之勸勉於我者正當相期於𢦟力豈宜去國而長往哉
○按此詩乃李白蒙赦之後轉側匡廬之間安史之亂方熾
而未已故於溧陽懷古感貞義女之事而致意於子胥也噫
白之慷慨而縱橫大畧侶子胥時不遇而地亦異徒尓懷義
而不得一伸也其感恩報德之性禀於天者竟泯焉而不得
一見白亦可悲也夫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條公庭人吏稀同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
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輝而我愛夫子淹留未
忍歸

賦也秋浦隷池州翠微山巔也清輝者山水之光景也謝靈
運詩云山水含清輝○言秋浦舊時蕭條今來繁華則柳少

府之政可知矣且少府公事多暇賦詩看山對月飲酒又得悠然以自適也因此我愈相愛客遊雖久未忍遽去耳

贈崔秋浦 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廳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賦也陶淵明嘗為彭澤令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言我愛崔君為秋浦之令以其宛然有陶令之風也門前栽楊柳井上樹梧桐訟庭不喧而山鳥下於廳事公餘舉杯而簷花落於酒中身雖為令而清閒自適如此是即古之淵明也我所以眷眷於懷欲相依歸而不忍去臨別惆悵意有未盡安能遽尒而他往哉○按五楊柳二梧桐虛實相對不必專泥於淵明之有無也大抵李白之詩多欲自我作古不以時俗有

所拘忌此大方家之手筆也如莊子之文縱横出没若不拘於繩墨者而亦未嘗廢繩墨也以今配古何足疑乎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窓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東皐春事起種黍早歸田

賦也北窓無絃琴俱見前○言崔秋浦之為令即陶令也高卧北窓抱琴弄月嗜酒輕財耕田種黍其風致之高邁與淵明前後同一揆也曰早歸田者是時崔秋浦尚在官但用淵明為令故事擬之而無拘於去就也詩人不泥泥之者失於

鑿矣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

落山逼畫屛新應念金門客校沙弔楚臣

賦也玉為人者言其人之如玉之美也風者民俗之所成上人之所鼓舞者也天漢河漢也九華山亦有瀑布河陽校沙俱見前○言潘岳之河陽則以花為縣秋浦之崔令則以玉為人也秋浦之地本自單陋今得名賢地亦美矣德化所及民俗之風日丕變矣有若春陽之煦物物物皆有生意也且邑有山水之勝瀑布飛流若銀漢九華秀列如畫屛作邑於此寧無樂乎我乃金門之客也遷逐流離有如賈誼之校沙而弔屈原於湘水君之於我能無相念之情乎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遥觀九華峯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為東道主於此臥雲松

賦也九華峯即九子山李白改為九華云舊註山有瀑布東道者主人之稱也左傳云舍鄭以為東道主言不伐鄭而欲資其館穀也揮奮也振也揮手奮手相招之状晉王羲云眷戀松雲暫迷人路〇韋仲堪居青陽故李白即青陽之景以贈之言我昔在九江之上遥望九華之山其瀑布飛流有若天河之懸掛九峯峙列有若秀出之芙蓉我将揮手以招同遊之侶不知何人可以相從乎惟君有山水之情多塵外之想所居又近於九華宜為東道之主人與我共入此山卧於雲松之下囂囂然樂以忘斯世可也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昔別黄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賦也黄鶴樓在鄂州洞庭湖中禹貢淮海維揚州零落葉喻

衰散也范曄傳云時賢零落○此贈王判官也白時居廬山屛風疊言與判官昔日相別在於鄂州黃鶴樓蹉跎於淮海之上蓋以蹤跡飄零自洞庭分散之後遂久寓於淮海也

此敘前度之相別

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會稽風月好却繞剡溪回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

中年者言前之別與今之會中間之歲月也蹭蹬行不進貌王羲之云行山陰道上如遊鏡中天台會稽剡溪皆吳越之地蹭蹬見前○言昔自黃鶴樓一別不復相見我以蹭蹬遊于吳越之間見天台之蘿月未免一思君也愛會稽之風月繞剡溪而同棹但見雲山遠出於悔上人物若遊於鏡中此言別後自淮揚而之吳越也

一度淛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

楚臺者章華陽臺皆楚地也荆州記荆州郡西岸有山名荆門梁苑即漢梁孝王所築之苑屈原宋玉鄒陽枚皐皆楚人古之能文者也倒猶云壓倒也傾亦倒意○言自會稽渡於淛江醉遊於楚地在荆門則倒乎屈宋於梁苑則傾乎鄒枚是皆楚之古人能文者也我若與之絜長而度短彼當屈體以相讓矣當今之人憚於學古皆笑吾言為誇誕意謂古人高遠非我所及殊不知人有古今學無古今倒屈宋而傾鄒枚固我之能事也夫豈好為大言以欺人乎世無知音之人宜其謂我為誕憚也

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

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

大盜指祿山之徒也鴻溝漢高祖與項羽中分天下處在今河南滎陽地方祿山陷東京據有其地矣代世也濟代濟世也屏風疊廬山疊障之名也○承上言我之抱藝浪遊未有所遇不幸遭亂終當歸隱今者祿山陷東都據有天下之半有如項羽之割鴻溝勢若狂風之掃落葉亂亦甚矣然戡亂救民須仗濟世之材以我之區區固非濟世之人也出則恐無所益不如退於廬山之中隱於屏風之疊耕詠自娛以待天下之清也然隱居無朋苦於思舊故中夜望君意欲相見而不可得我亦豈能抑抑久居於此乎即當拂衣而去悠然長往永與海鷗而相親矣○按白在屏風疊又欲與海鷗爲羣惟恐避世之不遠也然而不能決去卒蹈永王之禍是乃

怵於勢利昧於幾先非有真知有欲故也欲則蔽蔽則遲疑遲疑則緩不及事雖是中心之隱微猶有可取者但涉兩端終不能以自白矣故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也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

賦也月者言一月之間也白北方水色為胡象也指安史等而言也五義未詳或曰謂祿山思明慶緒崔乾祐令狐潮之類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反自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一月之間遂覆東都故云然也或曰是當時之災異[illegible]有化為白龍者白亦胡象五其數也考於唐史天文志無所見史於日珥月暈星孛皆書豈有月龍之大變而不書者乎[illegible]

未然也夫月化為龍不必言翻飛凌九天矣曰翻飛曰凌者則自下干上之義也李白寓言之意恐未必實有是事前說為當范陽古渤海郡故曰北海電掃言其速也皇輿謂明皇也播遷幸蜀也天寶十五年六月陷京師時明皇巳幸蜀矣

此永王璘在水軍宴衆官李白作此詩以贈幕府諸侍御也言胡虜之衆相率叛逆一月之間化五白龍而欲翻飛凌歷於九天之上蓋恃鷙驁欲窺神器腥羶起自范陽胡沙驚乎北海遂入東都之境電掃洛陽之川虜箭如雨飛集宮闕撼動長安乘輿播遷乃出延秋之門以為幸蜀之計矣

英王受廟畧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烟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

英王謂永王也廟畧古者天子命將出師必告于祖廟而授

力畧也秉鉞者天子賜諸以斧鉞而後專征伐也南邉謂水王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節度也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注云張弛以弓弩喻人也一賢亦謂永王也○言永王既受天子之命賜之斧鉞以清南方其出師也則雲旗巻乎海雪金戟羅於江𤇆聚散百萬之師號令於轅門之上一張一弛惟在於賢王之一人也以此故王懷雪國耻何患功之不成乎

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臺遥謁紫霞仙

霜臺御史臺也群彥諸侍御也蓋朝廷所使有事於軍中者也水國謂水軍也奉戎旃者聽命也漢直指御史服繡衣持斧天人樓船黃金臺擬况前○此言幕府諸侍御也承君之

命降自霜臺水國諸軍望旌旗而奔走悉遵號命繡衣開予
宴語轉嚴肅為和悅天人借乎樓船就水軍而燕賓也幕府
諸賢得侍親王之清光如登黃金之臺遥謁紫霞之仙也
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
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齋心戴朝恩不惜微
軀捐所冀旄頭沒功成追魯連
卷身猶藏身也尚書大傳子貢作茅室編茅為戶彈琴瑟其
中以歌先王之道冥幽暗之意冥機謂藏其機也草間人謂
隱伏於草澤者也龍泉劒名吳越春秋云楚子所作決浮雲
者言其劒用之神也莊子云天下之劒上決浮雲下絶地理
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幽燕唐屬范陽郡禄山封燕王
以范陽為巢穴也太史公自敘遷為太史令抽石室金匱之

書漢志昴為旄頭胡星也仲連事見前○承上言諸侍御叅謀幕府皆能効力於朝廷我以不才而見棄退處畎畝之中蔵身編蓬之下潛棲遁迹四十年矣雖是草間之人亦有廊廟之志腰下龍泉可以上決乎浮雲用之而無不利非敢以自愛也誓欲雪國恥靖中原斷逆賊之首復幽燕之地使吾君無北顧之憂可也我與在座諸公須同此志談金匱之篇講兵畧之要戴君恩而不忘捐微軀而不惜掃除胡虜以滅旄頭之妖焰功成身退不受爵賞追仲連之芳躅以揚清芬於後世也是我願望於諸侍御者如此諸公其亦知所勉乎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

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涸酬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来欲報恩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賦也韓詩外傳顔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此馬之光景也荊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要離事見前○此白在匡廬時其子伯禽在魯令門人武諤往取之而贈以詩也言馬如一疋之練明日過乎吳門是何人也遠来而遽去乃勇義之士古要離之客也自西而来欲報舊恩篤念師友不忘患難笑開短劍拂拭光芒默尓無言意實有在蓋懷義之深者不假於言辭也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爲我致之輕齎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

遊寃

狄謂祿山犬即犬羊之謂也洛東京也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六月陷東京天津橋名在洛城中愛子李白之子伯禽也時在魯地斷腸猿搜神記云臨川有人入山得猿子其母隨而啼人竟殺其子母跳躍而死腸皆寸斷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齎裝也送也輕齎言其行李之薄也晉鄧伯道避亂棄子而負其兄之子後竟無嗣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寃人心之蘊也不愧者言此心之合於天也○上言武諤能重義而知報恩此乃託之往山東而取其子也言今祿山之徒攻陷東京天津之地皆為戰場吾中國之亂極矣吾方避難客於南方吾子伯禽尚寓東魯父子相離念之甚切有如斷腸之猿徒自悲耳昔者林回棄璧

璧而負赤子吾雖有是心也柰何道路擁塞力不能往不得與吾子而偕來矣遂至若是之睽違也君乃義士吾有一日之好幸為我而致之蕭然行李涉彼淮源則吾子之來可指日而到也然父子之道天性也吾一念之精誠上合天道又何愧於遠遊之蒐乎天必我鑒使我父子他日或得以相見也君其勉之○按他書李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蓋李白卒於肅宗之初年伯禽卒於德宗貞元之八年相去三十餘年然則白為永王璘事奔亡道中自云草擲二孩者乃幼子與幼女也時恐伯禽在曾以故不惟其難耳至貞元而卒亦無後矣故青山之塚惟女尚在也

獄中上崔相渙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

賦也胡馬胡地之馬謂祿山之反也渡洛水者陷東京也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范陽十二月陷洛陽十五載六月陷長安秋景秋日也朝霜易晞生命之難久也○李白以永王璘事繫尋陽獄上宣撫大使崔公渙言祿山叛逆起自范陽胡馬南侵渡於洛水殺人盈野西流戰場居人逃竄而空門閉乎秋景民不聊生而性命危若朝霜禍亂至此亦云極矣

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

賢相謂崔宣撫也元氣者天地生物之真氣也海縣海內之郡縣也台三台宰相之位也列宿衆星喻百官也夔龍見前

言胡虜叛逆天下元氣日以耗散得賢宰相燮理調和則陰陽不乖而海宇又安矣是三台之地有夔龍之大臣庶官之職有若列宿之成行皆能盡瘁以事君故能轉亂而爲治

也

羽翼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

三元聖謂玄宗肅宗與廣平王也廣平王後為代宗太陽君象兩太陽謂玄宗肅宗也是時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故不得謂之太陽羽翼者輔佐之也發輝者揚其光也覆盆之下至暗處也故冤者引以為喻抱朴子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雪洗也〇言崔相能左右乎玄宗肅宗代宗之三聖振舉乾綱不失舊物又能顯明乎玄宗肅宗之兩君光復故都如日中天也其功可謂大矣功之大者無物不被何獨遺於我之一人乎應念我之受縶如在覆盆之下有所蔽隔不得自明今將雪泣以拜天光庶幾轉照乎幽隱吾之中情可自白矣為賢宰相者能無鑒此區區乎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

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郎盡還珠

賦也獨坐者專席而坐也漢宣秉拜中丞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皆專席而坐京師謂之三獨坐專征者得以自專其征伐也禮記賜鈇鉞然後征海隅吳地也宋均為九江太守郡舊有虎暴及均至虎皆渡河而去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出穀而産珠貿穀以給食前守貪而珠皆去至嘗廉而去珠復還三郡即三吳也○此李白因宋中丞領兵赴難以白為幕府參謀白贈以此詩也言中丞位尊朝班專席獨坐能致天下之清使無纖濁之干也專征伐之大權按海隅之舊邦九江三吳悉臻治効如宋均之在九江而虎比

渡河孟嘗之在合浦而去珠復還也中丞德化之及物者有如此夫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斷劍術黃石借兵符

組練戎服也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練服三千注云漆甲成組文被練袍風高選將者秋高馬肥匈奴犯塞故選將以待之也史記匈奴舉事候星月壯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此言月滿平胡者因其動而應之也兵應者勝故有可平之理也九區九州也白猿黃石事俱見前○此言中丞之出征也由吳至楚則組練明乎秋浦之地樓船入乎郢都之區風高之時則選將以防秋月滿之候欲平胡而奏凱殺氣橫於千里而所向之無敵軍声動乎九區若雷霆之震

驚矣其操劍者善乎劒術雖白猿公有所不如談兵者深於兵法乃黃石公之所授受也兵威盛而兵謀壯彼蠢尒之胡虜伯亦不足平矣

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戎虜鯨鯢皆謂安史之徒也良圖善謀也劇孟事見前○承上言軍威壯而兵謀善勝敵有其具矣戎虜之輩行當剪滅鯨鯢之徒立見誅戮不勞於餘力也昔者周亞夫伐吳楚之七國得劇孟以成功吾愧非劇孟也無一得之愚可獻於幕府將何以佐中丞之良謀而成此戡亂之功乎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

賦也長安謂帝都也五侯七貴謂當時之富貴者西征賦云
窺七貴於漢庭注云呉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氣岸者言其氣
宇之高峻若崖岸也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氣岸踈凝情途
消隔五侯事見四卷君馬黃下○此李白流夜郎時贈辛判
官之詩蓋判官與白舊時在京相交今出為判官在湖湘間
白流夜郎經過相見贈以此詩言我昔日遊於長安之時嘗
醉於花柳之間大臣貴戚曾同飲酒氣岸凌乎豪士睥睨之
下傍若無人風流蓋乎一時舉世之人吾不多讓也此則白
之自敘其實乃自誇也

夫子紅顔我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
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

夫子謂辛判官也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筵席也鋪

陳曰筵玳瑁筵者飾以玳瑁貴者之席也章臺見前○言我
與君年少之時同遊湖湘走馬於章臺之下同赴京師獻納
於麒麟之殿朝貴相邀淹留歌舞太平無事享此逸樂自謂
與君可謂終身無有他虞不意草動塵起禍亂作而干戈興
吾之身世亦多憂矣
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
雞放赦回
胡馬謂祿山秦宮長安也桃李喻賢臣何明而開者喻新君
即位而賢才効用也金雞赦見前○此則言在已之謫於夜
郎也謂我與判官遊樂未幾而憂患遽至祿山倡亂於漁陽
胡馬忽至於函關新君即位而羣才効用有若桃李何明而
開皆傾心於太陽也凡委質而預仕者悉際風雲之嘉會以

自顯達惟我遠謫夜郎而愁苦百端未知何日得遇金鷄放赦將以宥我之罪而復回於故鄉乎○按此詩辭氣粗豪直而不婉雖爲白之所作亦是流離患難之餘吐露不平之氣率意狂吟以成章耳或疑爲非白之作者但亦有所見矣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復瀟洒大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爲知音者

賦也横流水之汎濫而妄行者瀟洒優閒意大賢謂安石也風雅謂文儒也猶云風人大雅君子云耳匡復者國運中衰有所匡正而克復之謂也知音謂識人也安石事見前○此李白贈常侍御之詩也言安石初卧於東山之時似無濟世之心及其一起而立于朝也遂能破符堅之勍敵遏横流之

況濫使吾中國之民不遭犬羊之荼毒也談笑之間成此偉功何其優閒而瀟洒乎夫窮而有所守出而有所爲是大賢之卷舒有風雅之古道柰何季世之人淺識鄙見而反輕視之也然而晉室中微能匡復者果何人哉乃東山之謝安也君爲知音者是必知謝安之出處爲謝安之事業者也今者四海横流朝廷將有頼於君矣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庬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爲訪南遷賈

史記秦白起伐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詩意謂當時之李郭也燕趙之地時爲安史所據周秦長安之地唐故都也賈誼爲漢博士文帝議以公卿之任絳灌之輩疾之天子不用出爲長沙王太傅○言方今胡虜背叛朝廷致

討吾聞大將之出征者若李郭之輩有白起之威氣振長平之尾歎國為之而寒心矣將以剪除乎醜虜直擣其巢穴燕趙之區為犬羊之所腥穢者期於洗滌而清明周秦之地宗國之故都者保於鞏固而無虞矣王室中興君必大用登朝之時天子咨問君必陳言當以賈生之南遷者從容言之將必見訪而名用也君不我棄吾亦將有宣室之名矣其為榮幸何如乎白蓋自附於賈生而欲常侍御之薦之也常亦白之相知者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比也斷犀象者劍之利也王子淵劍頌曰水斷蛟螭陸斷犀兕精光劍光也○易秀才必有學而不遇者也故李白贈以

此詩言我少年之時與君相交解劍相贈後即別離盖此劍鋒芒用之而無不利者何不以之陸斷犀象而一試之乎苟或試之不早則劍光晦蝕無復向者之芒利矣譬之士者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壯不得行則力衰時邁無復有可為也

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枝感激平生意芳歌寄此辭

我因誰者不敢怨乎人也吳虞翻以罪謫交州時吳主遣周賀乘海從公孫瓚求馬翻欲諫未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由豫所擊吳主聞之始思翻言欲召翻會翻卒芳桂喻人之容色也古松喻人之節操也芳歌猶悲歌也宋玉見前○言君自少年蹉跎不遇誠可惜也我之竄逐於遠方者因誰致哉亦自取尔若虞翻之老於交

州宋玉之悲乎深秋踈絶無聊亦已甚矣是皆古之有材而
志不得伸者材雖可屈而所守之操不可屈譬之芳桂之芭
雖摧殘而古松之姿則如舊也感激平生不忘久要勞歌此
辭以相寄非惟自嘆亦以嘆君之不遇也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
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
戰爭試涉霸王畧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
翻自哂為文竟何成劒非萬人敵文竊四海声兒戲不足道五
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

賦也白玉京者五星經云天上有白玉京黄金闕也史記方

士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撫摩也摩頂而親喻之猶耳提而面命也結髮束髮也初冠之時也漢主父偃云結髮遊學皓首空歸九十六君者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人也賭一擲者樗蒱之勝負賭於一擲也以德謂之王以力謂之覇畧謀畧也軒大車也冕冠也乘軒而戴冕有爵而貴者也時所遇之時命所禀之命也大謬者多相背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弗出也非藏其寶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學劍習於武也項羽學劍不成謂一人敵不足學乃學萬人敵項梁乃教以兵法声名也五噫者漢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出西京者白之辭長安也纓冠係也冂

此白經亂離後書懷以贈江夏韋太守自叙其平生出處大畧及與江夏來往遊燕之樂避亂憂國之情此則自叙言我自少之時已受玉京仙人長生之訣未及遊仙而誤逐於世間之樂不能忘乎富貴榮辱之念然於古今之治亂亦頗知之三代以往無可言者自秦以來而至于今傳正統之緒而主中國者凡九十六君俱無致治之德徒事戰爭之功視天下如樗蒱賭勝負於一擲其虛名之播於世者若浮雲之過太空漠然而無有也覇王之畧我嘗獵涉而學之矣將以取富貴而圖榮華也時命不諧只得棄之而隱去矣男子之所以立名而垂譽者非文則武我之學劒劒不成而翻自哂劒非萬人之敵也我之學文文雖可觀而進無所售徒竊四海之名也矧今之食祿於朝者皆若兒戲罔知國家之大計吾

於是而慨嘆乃作梁鴻五噫之歌而出西京四方主宇之分裂從可知矣感慨傷情亦為流涕而沾纓矣此一節大白自叙其出處之大畧也

嘆君倜儻材標舉冠蓋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醒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遥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

倜儻卓異貌標舉特起也驃騎亭在長安漢霍去病為驃騎
將軍亭因以名舊注以為謝安所建者非盖此與昆明並言
之也歌鍾者歌曲擊鍾以為節也昆明池名漢武帝所鑿在
長安幽州即幽燕也唐屬范陽郡天寶間以祿山為范陽節
度使掃地者盡之之辭也長鯨魚之大而暴惡者喻祿山也
天狼星名主兵貴鄉猶樂土也指江夏言肅穆者禮儀之容
也張衡東都賦云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太古上古也卧
羲皇者淵明高卧北窓自謂羲皇上人徽名也昌樂館名繞
梁歌声也博物志云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
日不絶袂瀰者居而考瀰也祖道祭行道之神也供帳以送
行者也炎涼寒暑也與炎涼則隔歲矣燕然蓬瀛黃金臺昭
王樂毅駿骨俱見前○此承上言出長安之時章在京師而

餞送之自幽州回江夏又承燕會之厚不久而別也意謂韋公有卓異之材冠乎羣英開筵祖道送我於驃騎之亭其歌樂之声未盡乎別離之意日落昆明又已晚矣是韋公在長安祖送之時也自長安一別十月而至幽州值祿山之謀叛戈鋋森列有若星羅勢甚可畏夫祿山者乃羯胡之小醜天子授以三鎮節度委任非人是乃朝廷自棄其北海之地以范陽平盧河東幅幀要害而委於犬羊之手也故彼得以逞威恃強憑陵華夏撼動山川無敢禦者其包蔵禍心日已久矣我雖知之自分跡遠莫陳一語將欲隱去棲於蓬萊瀛海之間以避其亂猶恐未能也夫祿山者乃天狼之妖星天下之所共疾者我欲彎弓以射之挾矢在手猶不敢張力之不足而情有所畏也所望賢材共靖此難乃攬涕於黃金之臺

呼天而哭貽王貽王不可復作賢材不可復致矣設使樂毅
再生亦將高蹈而遠去孰肯為之用哉故吾之忠情徒尔切
切無所補也時不我知旅寓蹉跎失意而返復自幽州歸于
江夏再聽絃歌君以肅穆之容儀坐於華堂之上百里晏然
畧無少警君將高卧以治之也而又好賢禮士設樂開宴選
青娥侍佳賓燈燭之下儼然成行歡娛未久君以秩滿而歸
咸陽凡送君者祖餞之盛極於一時自此相別遂隔千里榮
枯不同而歲月亦改矣人生暫會而遽離也有如此哉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横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揺殺
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幽関壯帝居國命懸
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葅二聖
出遊豫兩京遂丘墟帝子許專征秉鉞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

師擁貔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九土九州也橫潰分裂也中橫潰者國祚中微而九州分裂也靈運詩曰天地中橫潰白蓋用其語以言當時之事漢甲者中國之兵也胡人謂華人為漢人故兵曰漢甲幽關者深險之関謂潼関也哥舒翰大將也時祿山使崔乾祐屯陝西以窺京師帝使哥舒翰將兵二十萬軍于潼関以拒之楊國忠疑翰諜已促戰取敗明皇出奔蜀公卿大臣多擒戮二聖謂明皇肅宗也遊豫者本古語謂天子巡狩之事白假之以諱二聖之出奔也猶春秋書遜之意兩京洛陽長安也帝子永王璘也上皇制以璘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得專征伐其所領者皆楚地失去就者去順効逆莫知從也房陵在今房州即江夏地方○此敘祿山作亂王師敗績二

帝出奔永王東延而韋太守之能守其地也言我與君一別千里而異歲月歲月又幾更矣帝室中微九州分裂漢甲胡兵連結不解戰鬬未已而囂塵未靜殺氣衝天而星辰失彩白骨横野高若丘山生民之禍乱已極矣民亦何罪乎且吾民之所恃者在京師京師之所恃者在潼関潼関幽險實壯帝居而哥舒翰以二十萬衆不能死守而反接降是開門而納賊也在朝公卿俛首輸服有如犬羊驅之即去忠讜之士不肯從賊者悉為菹醢則又極其慘酷於是太上皇出奔而幸蜀太子召兵於靈武長安洛陽之舊都焚蕩殆盡遂成荒丘朝廷以王室多難分命諸王以樹藩衛永王璘者太上皇之子也上皇命以專征使之控强楚而保東南不意永王生長宮中未諳軍事無齊桓晉文節制之威大將無所禀畏自

恃其勇謀為乱階遂失人心而勤王之意稍懈賊勢乃大熾矣斯時也能固守其封疆而無危殆者能有幾人惟君之房陵為無虞也君能禦患而保民若此其忠君之誠自守之節雖古人亦莫之能及而况於今人乎

僕卧香炉頂飡霞漱瓊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来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

香炉頂廬山香炉峯也時李白避乱居頂上永王引軍過尋陽迫致軍中贈金五百兩欲授以官白俱不受璘敗白論死罪郭子儀納官以救之得免死長流夜郎中道赦回負霜草

枯而無生意者也牧守也良牧謂韋江夏晉陸雲爲浚儀令稱爲神明深仁厚德也恤憐念也○此敘避亂獲罪赦回至江夏而復遇韋太守也言我因世之亂隱居廬山滄霞漱泉棲于岩谷之間門對九江枕連五湖逍遥自適如此不意永王南巡水軍夜至而旌旆滿乎尋陽彼將名我以自助我實以虛名而自誤也我豈不智而黨惡從逆者哉誠以迫脅不得已而上其樓船餽我以金授我以官我皆却而不受我固非其黨也而乃遠謫於夜郎心不見原罪浮於實亦獨何哉且夜郎之地僻在西陲萬里之遥行路艱苦令人易老我之受抑亦已多矣今者王室中興掃清六合有罪之人皆蒙帝澤而有生意我獨不沾其惠仍如負霜之草尚凋零而憔悴也夫帝澤之覃敷有如日月之大明普照八荒而無所偏斯

可也何獨不照於我之中情乎我將仰訴於蒼天天遠而不
可訴也將近而語於朋友歟惟吾良友素稱神明其深仁厚
德能恤交道必不以我為有罪之人而遽弃絕之也
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
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峡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
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紗窓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
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鈆紅呼来上雲梯含
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
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
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張
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
不愧君青鳥明丹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来傳聞赦書至却

放夜郎回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弃賈生才
黍飯也一黍猶言一飯也樊山隸岳州峨眉三峽俱隸四川
吴娃者吴俗謂好女為娃越艶者越女之有艶色者也鉛粉
白也紅胭脂也雲梯高梯也垂手舞貌小垂手舞名也古樂
府有大垂手小垂手之舞荆山作韋江夏之詩也江鮑江淹
鮑照皆晉時之詩人也動色者改容而敬之也戟有枝兵也
禮書後世有棨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唐三品給棨戟許
列於故里棨戟衣也縈流者水旋繞而流者也史虞卿説趙
孝王一見立談而賜白璧一双楚人諺云得黄金百不如季
布一諾青鳥王母之傳信者也阮籍詩云青鳥明我心鵲靈
鵲也俗傳鵲能報喜故見其飛鳴則知赦之將至也劉向别
録云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至生黍也韓安國曰

死灰獨不然乎鳳凰池禁近之地也唐制自魏及晉以来中書監令掌贊詔命以其地在禁近故謂之鳳凰池賈生賈誼也漢文帝謗誼為長沙太傅終不召用○此敘韋江夏相待之厚故回復會而又將別也言我斷不求昔嘗侍詔於金門亦是青雲之客也承君具黍以相餉三登於黃鶴樓我無禰生之才徒對鸚鵡之洲寧無愧乎昔者三國爭雄江夏樊山居於要衝必爭之地今而三國亡霸氣消索落乎天地之秋矣未免令人多感慨也三峽雪消江流漸漲萬舸順下於揚州舉目曠然而萬里亦是以散我之愁矣樓上紗窗倚天而開但見水中之樹其綠如髮覩白日之易晚乃促酒以交歡又喜得月以相繼也吳越美姬窈窕緹粧呼之上樓則含笑而出於簾櫳之間作小垂手之舞所以款賓者情亦至矣賓

既醉止跪席請休以告燕終主人之意猶未盡也且主人之可稱者固不止此其文辭之富麗又非今人可及覩其荊山之作雖古之江淹鮑照能文章者亦當動色而加敬焉如芙蓉初出於清水之中天然秀質不假於雕飾也其飄逸之興發於胸中有非塵俗所能拘者常招良朋以相歡樂虎匕擁於朱門画戟列於館舍剪鑿竹石引流開渠登樓坐閣議論英發片辭貴於白璧一諾重於千金我忝相知無愧交好惟青鳥為能知之也蓋青鳥者乃王母之使能傳信而通靈者故能知我之丹心也然所以得此會者天恩所及再生之餘近者靈鵲報喜朝廷降赦放田故鄉是猶寒谷之變暖死灰之復然也我雖竄逐才猶可觀較之賈生宜與同調君今登用入于鳳池旦夕即當別去忽弃賈生之才置於無用之地

矣眷望之情其能已乎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旗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鷄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桀犬吠堯戰国鄒陽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蒯通曰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耳漢田千秋為高寢郎因戾太子事上書數月為相單于聞之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兩山者華山首陽本一山後因河流界于其中遂分為兩山西都賦曰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述征記曰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也戰国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可以上栖亦明矣淮南子曰羿善射堯命射落九日史記昴為旄頭胡星也〇此述懷

已憂国之情也盖於江夏燕飲之畢歡娛之餘而夏憂懷若此言祿山之難未平桀犬尚尒吠堯所藉以靖難者宰相也宰相未得其人有如田千秋者反為匈奴之所笑又安能贊理廟堂制伏其戎狄乎所恃以勝敵者將帥也將帥未得其人則兵徒雖衆號令不一若連鷄之不可以前進飲馬夷猶而怠玩恐為取敗之道也安得如羿之善射者一箭而殞其胡星將以掃犬羊之腥羶擣幽燕之巢穴使天下一旦而清明今之將相計不出此我雖流竄忠国之情不能自已邀茲宴會敢為諸君試一陳之與相與戮力於王室可也○按此詩鋪叙次第當分為六大節第一節計二十二句是自叙其平生所業之學術也第二節計四十二句叙往来江夏遭乱相會之情也第三節計二十四句叙祿山作乱二帝出奔永王東

巡而章江夏能守其疆土也第四節計二十句敘避亂獲罪復得相會於江夏也第五節計四十八句敘韋太守相待之厚而遇赦將別也第六節計十句自敘憂國之情所謂書懷者始終大畧如此舊註分為二十一節隨文訓字而大義欠明今更定之如右云凡一百六十八句計一十四韻內秋樓同韻而不嫌於先後韻有重複而不避者義不同也盛唐大家脫畧小疵後世拘忌太深故論事敘情晦而不明迂而不切但汎汎於形影之間而已此後世之詩所以不如唐唐人之詩所以不如李杜也說者謂杜子北征李白書懷皆長篇之作冠絕古今可擬風雅然北征論時事而辭嚴義正書懷敷大義而痛切激揚北而較之書懷雖不若北征之純而辭藻清麗情思憂樂充然有餘所以明治乱之迹著君臣之義

者則又未嘗不皎然而明白也二公俱大手筆敘事有條不
而不亂宜芳譽並稱而世為天下之法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郎久為
別客舍問何如
賦也紫泥書詔也後漢志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書
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〻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
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仙郎謂史郎中三湘事見前○此李
白在江夏席上贈史郎中之詩言朝廷須赦我遠放逐遇赦
而回出萬死而得一生與郎中久相別離今得復會於客舘
答問起居以敘寒暄也

涸轍思流水浮雲失隱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如竹林

下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

省尚書省也丞臣白自謂也如往也春秋云夫人姜氏如齊竹林謂叔姪白與江夏也君謂史郎中也涸轍北溟俱見前○此為答之之詞謂承君之問意固厚矣然我之被難有如涸轍之魚思流水而不可得又如飄揚之浮雲失舊居而無定止也時俗之情孰不我謾惟君以省郎之貴乃不以弃逐而見疎我之感恩反增多愧君赴吾別之召吾亦隨君而往叨陪席次以同歡娛且省郎侍從於朝雖力可濟人而澤物况吾居患難之中鎩羽垂翅亦已甚矣所望於君者吹噓拔拂生我羽翼使我振起而奮飛有如北溟之魚化而為鵬一舉而高騫也是則脫患難而終惠於我者誠有望於君矣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郤之

武陵立馬贈别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

賦也大梁魏都也公子者魏公子無忌也盖覆也氣蓋蒼梧雲者言其氣之盛若雲之覆於蒼梧也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於大梁無忌好客食客嘗數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後秦圍趙公子問計於侯生侯生教公子奪晋鄙兵符薦力士朱亥與俱亥袖鉄槌擊殺晋鄙得兵勝秦數年不敢歸客遊于趙〻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乃問步

往從二人遊秦日夜出兵伐魏、、使人請公子毛公薛公說公子歸率五国之兵敗秦兵於河上鼓刀者朱亥為屠肆也○傳晉鄭太守訪李白於江夏而又之武陵傳晉魏地武陵桃源也故用魏公子無忌及桃源故事以贈別盖以魏公子信陵君比鄭太守也言白雲出於蒼梧歸於大梁大梁之貴公子其氣之浩然者塞乎宇宙之内盖乎蒼梧之雲矣公子所以得此声譽於天下者以能下士而愛客也設使當時無有三千之客安能成此克敵之功揚芳名於後世乎惟能屈節以自抑不以富貴而驕人訪毛薛於博徒得侯生於監門收朱亥於屠肆乃得奪符救趙安宗社恤国難成此不世之功也設使當時不能屈節以下士士必不為之用国且滅亡安能保其身乎此公子之好士所以為賢也君能好士其亦

古人之徒歟

多君重然諾意氣遥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
貴且與荷衣樂

漢季布重然諾諺云得黄金百不如季布一諾漢儀天子之
車六馬諸侯五馬漢文與太守為銀虎符竹使符楚辭云荷
衣兮蕙帶注云謂隱者之草服也○条上言公子無忌傳晉
大梁之先賢也繼公子之芳躅者其惟君乎我則重君之信
義不輕於然諾也遥以意氣相託不遠千里而來以五馬之
車入江夏之市金鞍照耀乎城郭閭閻為之生光矣夫以諸
侯之階虎竹之貴不為不尊也以我荷衣之賤勢分固相懸
絶今乃以貴下賤屈己以相歡邂逅而取樂其與古之貴公
子好賢而禮士者夫何異哉

去去𦬼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
𦬼花源在朗州𦬼源縣即武陵也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啼三声断人腸○承上言髙軒過我又將別去遣彼𦬼源
何時而歸可以再相見也今既未見我之思君者豈有已哉
一聞朗江之猿即起𦬼源之想則憂心如擣未免為之而断
腸矣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乗飛鳧
舄尚識仙人面鬒髮何青〻玉顏皎如練
賦也白玉棺飛鳧舄者漢王喬為葉縣令每月朔常詣朝帝
怪其道遠而来數令太史伺之但見其臨至時輙有雙鳧從
東南飛来舉網羅之得双舄乃四年間所賜尚書郎之履也

後天下玉棺於堂中吏人推排不能動喬曰天帝將名我即
沐浴寢于棺中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中車牛皆流汗喘之
○此李白過漢陽贈邑宰王某之詩也言漢時王喬嘗為葉
縣之令天帝名以白玉之棺已仙去矣今者復乘双鳧之舄
来為漢陽之令我得識其面貌鬓髮青青而未白玉顔皎然
而如練也雖曰千歳之餘無異少年之子蓋長生而不老歟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变果惬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
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来何事坐交戰
神仙傳麻姑與王方平曰接待以来見東海三变為桑田向
到蓬莱水又淺於往者交戰者言二物並争未有勝負之謂
也子貢云見夫子之道與富貴者交戰於胸中○上言王漢
陽能長生而不老矣此言吾亦嘗李大仙人之術者親見海

水三変果如麻姑所言夫海水尚有清淺之日則知時光易過速如流電我將與君持此數杯之酒以盡歡宴之情兼白雲而化去脫塵俗之煩囂功名富貴置之度外一意於從仙斯可也安可兩端不決顧彼戀此而使之交戰於胸中乎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躭鶴西飛幾歲還

賦也鄧德明記云盧躭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叅須朝列化為白鶴至閤前向翔欲下威儀以幕擲之得一双履躭乃驚還威儀司殿前之儀衛者即今之儀從也舒徐就列白雲蒼梧見前○此贈盧司戶者必秋時而相別也言秋色遍於遠近

而出門皆是寒山景物蕭條離情慘切惟彼白雲若與我而相識者待我於蒼梧之間似將候我之歸也我歸或有時矣借問盧䑳之鶴方西向而飛不知何時而可還乎蓋白與盧司戶同為遠行之人各有懷歸之念故詩意云云但司戶之出處無所考也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春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賦也東平阮籍也南平白之從弟之遥也晉阮籍拜東平相聞步兵厨有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之遥為南平太守白自注云南平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專城者太守職也桃源在武陵○白弟之遥以飲酒見貶贈以此詩言晉之阮籍為

東平之相因嗜酒求為步兵校尉以就兵廚之酒今南平太守亦以飲酒而謫武陵則與阮籍相同是二步兵也其好酒者根乎天性固非官職之所能拘豈以太守有專城之寄者而自加愛惜乎今亦謫官於武陵武陵乃桃源舊地為秦人避乱之所也君至桃源尋花行樂秦人相見有如舊識則當出戶相迎一笑於桃花之下欣然與為忘世之人矣豈眷眷於官職者乎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鉄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

賦也繡衣者漢侍御史服繡衣也柱史即柱下史侍御史之職也周李伯陽為柱下史鉄冠者法冠也或謂之豸冠白筆

者魏殿中侍御史簪白筆以奏不法千將見前○此李白贈瀟侍御論錢少陽之詩言其為繡衣柱史氣象昂藏挺然不屈戴鐵冠簪白筆繩愆而糾繆凛若秋霜之嚴不可犯也軍中論事多所引納而籌策之良足以張皇乎六師桓桓武夫列於堦前而部伍之肅可以先人而奪人之氣也

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

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之還而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易矣乎四皓事見前○承上言以侍御之職兼軍旅之事任大責重須得人以輔佐可也今日所得之人雖無古之二十

五老已得今之一錢少陽矣是少陽也眉如松雪蒼然古貌同乎四皓談笑之間可以安儲皇定国祚也身雖下士材實過人誠無異於古之老者君能以貴下賤而加禮焉則賢士至而芳名起九州之人皆將拭目仰觀清光矣君以侍御而監軍果能用人以致賢宜乎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也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棲

比也竹實鳳所食也魏樂府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非瓊枝不棲白盖借之以自喻言竹實雖多鳳不得食而苦於飢將皇皇然而無所之仍如月下之鵲繞樹三匝而不得以安棲也

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恋明德歸去日相思

離騷注云南方有鳥名鳳天為生樹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傾盡也傾柯者言盡瓊樹之柯也羽儀者言鳳之舞有威儀也書曰鳳凰來儀○承上言鳳之飢矣而不得食勞矣而不得息鳳之受困亦云甚矣然則將何所託乎惟崑崙之墟有瓊樹焉既高且大可以託處盍欲於此振其羽儀盤旋而棲息也夫子即瓊樹也宜為鳳之所棲我雖不才亦敢以鳳而自喻者所以懷君之明德願託意氣以納交也別後相思其能已乎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觸網目

興也黃口白龍事俱見前○此李白之書懷敘在已之獲罪遇赦幸天下之中興終欲從仙而隱去也首為自敘之辭言

烏之雖者為人所羅龍之改常服者為漁人所制人之愚昧而無知者乃自陷於法網亦猶黃口之被羅白龍之受制皆自取也豈可委之於天而有所怨乎我之流竄亦宜反躬以自咎怨天尤人固不可也

鯨鯢未剪滅豺狼累反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鯨鯢豺狼喻當時之叛者安史與羣盜也左傳晉侯見鍾儀囚使脫之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申包胥乞救楚哭於秦庭七日夜不絕声秦為出兵伐吳而復楚○言安史之大盜未曾剪滅羣盜之翻覆未得寧靜此皆吾所切齒不欲與共戴天者也我方流竄夜郎悲作楚地之囚雖懐寸忠無階可進何日得為秦庭之哭請兵致討以雪吾之国恥乎

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国愁夜郎投身竄荒谷半道雪屯

蒙曠如鳥出籠遂欣剋復美光武安可同

二明主謂明皇肅宗也兩遷逐前在明皇天寶時以高力士所沮詔令還山後於肅宗乾元間以永王事流夜郎也屯蒙者用易屯蒙意謂在患難而未明也剋復者復東京與長安也光武漢之中興君也○言我之不幸雖然遭逢明主又被遷逐在太上皇時立朝不久而即賜歸山於今皇帝即位之始又以誤罪而遠竄也去国萬里長流夜郎投身於荒谷之間寄命於無人之境幸而中途遇赦得雪其屯蒙稍蘇其困苦有如鳥之出籠脫樊縶而遂翱翔將悠然而自適也然吾豈特自為一身之幸哉又喜朝廷有剋復之美大中興之功比德於商之高宗周之宣王垂譽於無窮也漢之光武豈能及乎

天子廵劒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宫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

天子謂明皇也廵劒閣者幸蜀也儲皇謂肅宗為太子時也守扶風者父老於馬嵬請留太子也馬嵬在咸陽西古扶風地也曰廵曰守諱之也北辰天子之位胡兵回紇也月窟西方回紇所居之地關東函關以東也洛陽東京咸京即咸陽西京也席卷者如席之卷盡一斂而無遺也叱呵也咤怒也盖怒而呵叱也按史禄山以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反於范陽十五年六月上皇幸蜀十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命廣平王與回紇等收復兩京十月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自蜀至長安○此言尅復之美也當兩京陷沒之時天子西廵於劒閣

蒙塵在外而幸蜀也太子內守於扶風父老遮留圖興復也既而太子以天子之命即位於靈武從容揭袂而御極虛心開襟而用人回紇出兵於月窟勢若雷震於關東掃蕩其妖氛收復乎東都乘輿轉入於咸京席卷六合而無虞矣叱咤之間再造王室開無疆之帝業成天地之大功中興之美可謂光前而絕後矣

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劒璽傳無窮

大駕天子之法駕也還長安者明皇自蜀回故都也日者天子之象也兩日謂明皇肅宗也日再中者言昃而復正喻明皇肅宗既遭播遷而復返于舊都也天子之位曰大寶劒漢高祖斬蛇之劒璽秦始皇傳國之璽李斯所篆者歷代相傳以為国寶按史肅宗以天寶十五載七月即位於靈武尊玄

宗為太上皇改元至德二載九月克復西京十月復東京十二月上皇自蜀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着紫袍趨拜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黄袍自為上着之父老賀曰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憾矣太子上表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 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二年冬十月上皇回京師肅宗上表請避不許復改乾元〇此言肅宗復兩京之後明皇大駕自蜀還長安出於大亂之餘歸於故都之地是猶西日既昃而復中也一朝以寶位而相讓父子雍容以授受朝璽之傳其無窮矣此中興之美我唐社稷萬年之休也〇按西日字辭似欠瑩不以辭而害意可也

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弃劍學丹沙臨爐双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秋毫至小也漢書光武謂馬援曰矍鑠哉是翁也注云矍鑠强貌冥鴻者鴻之飛入於杳冥也楊子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炉丹炉也煉家所謂鼎器方壺蓬莱皆仙境也〇言天下再造王室中興智謀之士皆得扳龍鱗附鳳翼以効尺寸之功惟我以獲罪遠竄獨無秋毫之力為可愧也誰復念我為矍鑠之翁年雖衰邁而材猶有可用者乎世不我知我将高飛而遠舉有如冥鴻使弋人無所慕庶幾遠害以自全也乃弃劒而學仙臨丹炉以鍊藥劒無所用丹或可成尚冀不久升於方壺蓬莱之頂矣是我之志也君其知之否乎

贈張相鎬二首時逃難在宿松山作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

賊也神器者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晋書慕容

德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竊弄者言其不知天位之重意
欲盜竊若侮弄也故以正位相傳曰即真天狼星名主盜賊
在井南紫宸天帝所居也六龍日御也迁移也六龍移其白
日喻明皇之幸蜀也胡塵謂祿山作乱也〇此李白避難在
宿松贈張相鎬之詩首言當時之乱謂天子之位不可以智
力而竊取今者天狼窺乎紫宸則大盜睥睨乎帝居不知神
器之重而欲竊弄之也六龍移其白日乘輿以之而播迁四
海暗於胡塵腥羶遍染乎華夏矣是天下之乱已極也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浩然養浩氣欻起持大鈞秀骨象山
嶽英謀合鬼神位漢騂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
朱輪

元宰首相也降者言天生之也詩大雅云維嶽降神生甫及

中浩氣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經綸大鈞皆宰相事也秀骨者言其骨相之秀起而特異也佐漢鴻門張良也尚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朱輪者二千石以上車輪用朱也○言胡虜叛逆国家傾覆尅乱之材屬之誰乎君乃天生之賢宰使之經綸乎斯世將以轉乱而為治也一心澹然而無欲養其浩然之正氣不次擢用忽躋相位其標格奇秀有若太山之岩岩英謀潜密有若鬼神之莫測豈漢之子房佐高祖而解鴻門之圍者今復生於我唐而為後身乎方總戎於東土旄旌秉鉞伐鼓乘車以指揮乎一軍其英謀功業當不在於子房之下矣得非天降賢佐以濟中興者乎

虎將如雷霆總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醜虜安足紀可貽幗

與巾幗瀉濵海珠盡為入幕珎馮異獻赤伏鄧[illegible]求臻庶同

昆陽舉再覩漢儀新

虎将猛将也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戰國策曰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巾幗婦人之服也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不敢出兵亮乃遺懿巾幗以愧之倒瀉盡瀉也晉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在長安書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曰劉季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馮異等遂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初安集河北鄧禹見於鄴甚歡昆陽之戰光武以八千人破王莽兵四十二萬更始以光武行司隷校尉修洛陽宫府吏士喜曰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 按赤伏符乃彊華事而云馮異者以其事同也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

勳恃大王謹重之性耳故自以獻赤伏爲馮異而不忌讒譁也　此言其領命統師北行東土諸侯聽其節制皆迎拜於馬前猛士作其勇氣如鯨鯢之奮迅除暴亂以安四方雖魚鳥亦被其澤草木亦沾其惠矣蠢爾胡虜何足算乎可遺巾幗以羞愧之將不戰而自屈也夫將帥之能成其功者由乎得人以自助君能收攬一時之英材皆爲入幕之佳賓則馮異鄧禹之徒聞風而至相與平禍亂輔中興庶同光武昆陽之戰再新漢官之儀區區醜虜可不日而剪滅矣佐漢之功子房豈得專美於前哉

昔爲管鮑中奔吳陽泰一生欲報主百代期芳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讓常倫

太白自注云時在宿松山宿松屬舒州同安縣古吳地也秦即長安鎬為侍御史從玄宗入蜀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平章居京師常倫常等也驚常倫者言其異常之甚也○此白自敘舊日相交而今困苦言昔日與君結為管鮑之好今我逃難寓食於吳君為元宰絕我於秦則相違於數千里之外矣且吾平生之志本欲竭力以報君將期榮親於百世不意蹉跎一無所就孤負此生誠可哀也難以言語而再陳矣茲者逃難又病臥於宿松之山寄身於荒涼之境風雲壯志不得一伸徒尔激切於中心枯槁貧寒異於衆人言之而實可驚也君寧我知之乎

聞君自天来目張氣益振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虱對桓公頭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倘不合歸老漢

江濆

自天來者言自朝廷命之東出也振音真起也漢書吳楚反條侯周勃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空無人者言其國中無人也晉王猛傳桓溫入關猛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傍若無人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宋玉風賦云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漢江漢水也○言我之枯槁可憐若此所賴以提携者惟故舊之大臣耳茲者君承王命自天而下我一聞之目張氣伸不勝自幸昔漢之七國謀叛不能用劇孟而亞夫得之隱然一敵國也七國之人雖多若無人矣我願為劇孟也晉之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我願為王猛也對桓公以論悲辛得以展其底蘊矣辭之於風長養萬物方將振蕩於大塊

之間豈惜鼓動於青蘋之末乎大賢無所不容必不棄我一得之愚使或言焉不合計焉不聽吾將歸老於漢江之濱長往而不返矣

其二

我本壠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畧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

賦也壠西者李氏之宗派也按唐世系李氏俱出於周老子李耳之後而白乃漢將軍李廣次子敢裔孫也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近邊後從大將衛青伐匈奴以後期而自刎不得封侯而死○此白叙其世系及在巴出處之始終言我李氏本是壠西之人先世有名廣者爲漢之邊將匈奴畏服功畧獨盛於一時声名遠達於霄漢

雖有戰伐之勞不得封侯之爵功高而賞薄材大而數奇未免有不平之意懷惆悵之心也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

崆峒山名寰宇記肅州乃古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焉尔雅曰北戴斗極為崆峒崆峒之人武西主金故秋風謂之金風金風主殺王即旺字神旺者英靈之不衰也○言我李氏祖居隴西之地世傳崆峒之勇壯氣激乎金風肅殺震乎西鄙英烈遠及於厥孫神旺百代而不替今我之為孫子者故得以藉餘休而自振也○按白自謂為廣之厥孫者廣次子敢生禹其後李弇為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弇生𢓜〻生暠字玄盛為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也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高宗年號遁還客

巴西因家焉是生白〻既長隱岷山後遊任城會稽被名入
翰林此白之世系出處大畧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顏龍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
已蹭蹬遺讒毀

奇書異書也揚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壯
云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殊寵異寵也憑依也天子之所居
曰天居蔡邕述征云皇家赫而天居蹭蹬失勢貌遺讒毀者
力士貴妃沮抑之也○言我承先世遺烈故聰明日啓年十
五時已能博觀群書於百家子史無不通也既長而能為辭
賦雖古之司馬相如非惟並駕而或過之也天子思我以殊
恩如待商山之綺皓或御手以調羹或步輦而降迎俾司文章
於麟閣從容勿之天居一時榮華可謂極矣但以不能見幾

而作乃至晚途而未已諛言聿興動輒失勢遂遭斥逐之慾

而長流於夜郎也

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劫天子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

想像者侶之也晉末時也胡塵起者五胡之亂華也晉永嘉五年石勒與劉聰等率騎三萬寇洛陽陷之執帝辱后妃焚宮廟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使帝着青衣行酒又使執蓋雄心猶言壯心也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發憤者也鯨鯢謂人盜如安史之徒○言巳當竄逐之時祿山作亂起自范陽天子西巡儲皇北狩有如西晉之末王室崩頹而五胡紛擾衣冠斃於鋒鏑之下戎虜遍於朝市之

問石勒寇洛陽而陷神州劉聰執惠帝而刼天子今日之事實類乎此我之懷忠而抱憤者其能已乎故撫劍而發悲嘆之声雄心馳於千里之外誓欲斬此鯨鯢殲厥渠魁澄清洛陽之水滌盡腥羶之氣使其隻輪片甲之不留庶幾復我衣冠之舊俗是則我之志也柰何遭讒謗而困無所伸徒自悲嘆而已矣

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凋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因人恥成事貴欲决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舄留之滄海隅

霖雨謂德澤也區區小貌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安期舄見二卷○承上言我雖心懷澄清之志然朝廷之大化中興之盛業固非我之淺才薄力所能助也譬之

天地之霖雨一洒遍於六合之内萬物沾其潤澤無有凋枯者矣我乃欲持一杯之水以効霖雨之施何其小哉誠可笑也且因人以成事尤為可耻須當自決其良謀及時而立功如有用我者吾當斬鯨鯢清洛水期於成功而後已也設使吾有此功亦是臣子之分所當為者何足矜乎須絶於言議罔圖於爵賞飄然遂入於蓬壺惟留安期之王舄身不可得而見迹不可得而尋矣是則吾之出處素志若此今者逆難而流離失所甚矣敢以此辞陳於君之左右者庶其知我而恤我也

宿清溪贈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

賦也清溪九域志在池州貴池縣啾々猿声也楚辞云猿啾啾兮夜鳴○此夜宿清溪之詩所言皆清溪之夜景星斗近而風水響月西沉而猿声啼景物凄凉若此夜宿客懷當何如乎此白客遊於宣城時也

李詩選註卷之七終